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楊氏易傳卷三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三三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首乾次坤反對之序也其次之屯者何也六十四卦錯而置之如連山如歸藏無不可者今就周易之序而言之則剛柔始交而尙屯此其義也又曰有天

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
屯屯者盈也此又其義也無不可者固執其一者不
足以與論夫易之道孔子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
爲本也言其時時皆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也言其律律皆宮也孟子習聞左右皆原之說而
贅曰逢其原則求原於彼以逢爲言猶未達孔子之
旨猶未達三易之旨也屯者易之屯也乾坤不必專
言小乾坤不必專言先屯蒙不必專言後旣濟未濟
卽乾坤也分本與末者陋學者爲啟愚昏或推本而

言聖言之變化也剛者乾陽也柔者坤陰也震者陰陽剛柔之始交其象甚著也坎爲險險爲難下震上坎其始交而未通有屯難焉又震爲動動乎險中猶屯塞而未通六畫之中斯象著見孔子於是發之於彖辭嗚呼此易之道也此易之屯也昧者徒見其爲屯難而已不知其爲易之道也則何以讀屯之卦元亨利貞與乾等也心思之始屯之元也心思之始非思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不復諄諄於此故不言也妙哉屯元以此處屯則屯通非亨乎以此處

屯則無不利非利乎斯元斯亨斯利有不貞乎四言之可也三言之曰大亨貞亦可也元爲始爲大爲善爲仁通而言之曰亨利貞皆可也震雷坎兩交動而滿盈大亨貞之時也大亨非推本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乾坤已詳言之此則略焉或者此心之偶昏不能明照屯時之未可遽往而攸焉益屯之道也聖人作易爲未明者作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建侯是矣夫事之所以不濟物情之所以不通者未得其人以理之也得賢人而建爲侯何事不濟何屯不

亨苟惟徒理其事不任其賢棄本從末失其道矣理
屯如理絲固自有其緒建侯其理之緒也不得其緒
徒擾益亂不寧者不遑康寧也堯舜之世君臣相戒
猶諄諄曰克艱曰儆戒曰無怠無荒曰兢兢業業而
況於屯之時乎此乃孔子發卦辭之所未言其言天
造草昧似言天繼言宜建侯而不寧似言人合而言
之亦猶乾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坤言安正之吉應
地無疆皆所以明天人之一體三才之一體草言未
齊昧言未明人情居屯往往動心墮於人爲其造如

天則無思無爲而自通天下之故此元亨利貞之道
此易之道雖不寧兢兢業業而不動乎意如天地四
時之變化如日月之光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方布於上雷方作於下故有屯滯之象君子之濟
屯也有道焉經而綸之舒徐而理之不理之不可急
亦不可曰經綸正理屯之道也是道也卽雲雷之道
其有毫髮未與雲雷爲一者終未能盡經綸之妙也
終未盡乎易之道也然則何以能與雲雷爲一雲雷

君子自是一體三才一體大傳曰範圍天地中庸曰
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人心無體至善至神至明至廣
大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有之而眾人
無之也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有盤桓不進之象昧者盤桓往往怠忽初九陽
明非昧者故其志未嘗不正苟惟不正取禍之道也
何以濟屯居貞者言止可靜而居正未可動而行正

象曰志行正者明持志可行正而事未可行正也事雖未可遽行而亦利建侯焉恐人謂一切不可行故曰利建侯卦爻辭重複者於此不可已也陽爲貴陰爲賤初九居羣陰之下有以貴下賤之象以貴下賤大得民心屯之初雖未可遽有所爲而建侯之外又利於以貴下賤孔子於是發爻辭之所未言

六二屯如邇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諸爻皆屯惟六二屯而屯者乘初九之剛也乘馬班

如而不進不得行也陰陽之物往往多合初二相比
初有求二之想而六二守正視爲初寇不與寇爲婚
媾雖九五之正應屯塞未合終不與寇而失正如女
子終守貞節不肯妄從人自育雖十年之久不變焉
然天下無終屯之理數之極必變屯之極必通故曰
十年乃字言其終得九五正應合也反常者女子二
十而嫁常也無更待十年之理今也有難義當反常
慮或者執二十之常禮惑六二之貞心故孔子明反
常之義以破後人之疑聖人立言垂訓凡以解人心

之惑爾人心無惑則易道自在人心千變萬化無可言者易書取象初無定論初九本爻自善自六二觀之則初有寇象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抵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何爲乎相應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之則上卦之四卽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卽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卽下卦之上也惟類同故有應之象

然一陰一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
三與上六兩陰也故無相應之象而有卽鹿無虞之
象古者山澤有虞得虞人則可以卽禽今卽鹿而無
虞則惟入於林中而已不能獲禽也君子於此不如
舍之而不卽不舍而往致吝之道也不得鹿而已未
爲凶也故止於吝無虞則心知其難矣而漫往有不
改過之吝象曰以從禽者夫無虞而卽鹿者心在乎
禽爲禽所蔽雖無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
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

窮也將以求通反得窮焉所以破人心之惑也三爲陽動又不中有動必失道之象毛義夫云謾從言無去音欺謾從水汗謾謾然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乘馬班如如班列然不行屯之象也曰往言六四不可不決於此而先往焉夫初九之求我爲婚媾也然後往則吉無不利矣俟求而後往者惟明者能之心之急於婚媾者多不待求而先往故孔子於此贊言求而往之爲明所以誘掖人之良心使之自貴而

無輕動也以六居四皆陰有至靜不先動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而屯爲屯其膏之象焉膏澤欲其博大不欲其屯嗇若其居位卑小者行之如有司出納之吝則義當屯吝故正故吉若大人者行之如人君之施澤而乃屯焉雖其事出於正猶爲凶也謂如今時頒賜軍賞從厚無功而厚賞甚無謂也若減削之不爲不正然不可行也行之必凶若此類是謂大者雖貞亦凶大者之施不可不光不不足以盡大者之道故曰

施未光也夫天下事理惟其稱而已矣當大而小與當小而大皆非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重陰不中爲屯之極有陰闇失道之象故至於泣血漣如天下有不可處之事易窮則變變則通自有道焉豈可憂愁無聊賴如此其甚顏子居陋巷而樂孔子遭厄而絃歌不輟亦終於脫難如文王之囚於羑里文王亦豈無聊至於此極哉雖不幸而至於死痛裂慘極亦氣血之變化爾亦何至於泣血漣如

彼昏者因物有遷執物深固故至此也何可長者言
何可長如此也非告語之所可及惟深憫之亦覬其
變也變則庶乎通矣

三三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爲山爲止坎爲險此卦上艮下坎是謂上下有險

因險而止不知所之是謂蒙孰知夫山非山險非險
何阻之有何蒙之有所謂不蒙者非能高舉遐邇不
寄天地之間離處事物之外也明者知其無非道蒙
者見其無非物無非蔽物非蔽我我自蔽物爾孔子
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天有
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達於此則不蒙
矣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必有聲必有狀而孔
子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達於此則不蒙矣何必此